

苗疆蛊事

6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妖若有情妖非孽，人无底线枉为人。
人性VS魔性 战的岂是输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南疆鬼事

⑥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6/南无袈裟理科佛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473-1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416 号

苗疆蛊事 6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 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插图设计: 天津正东动漫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5.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473-1/I • 111

定价: 39.80 元

- 第三十七章 龙虎山，拯救小妖大作战
- 第三十九章 阴阳血，漫润双手鬼影无
- 第三十五章 略担忧，掌柜谈及分离后
- 第三十四章 各西东，阴阳两血筹措忙
- 第三十三章 下尸神，众人围圈齐拉翔
- 第三十二章 三守则，蠢猪一样的队友
- 第三十一章 老朋友，庐主投影逞凶蛮
- 第三十章 敲闷棍，幕后主使来救场
- 第二十九章 身噬鬼，卷土重来王麻子
- 第二十八章 掉鬼坑，白磷万骨砂逞凶
- 第二十七章 幕后者，梟阳莫名救朝安
- 第二十六章 大鸿庐，周林惨遭棍碎蛋
- 第二十五章 房门关，柔毛小道清门户

第十九卷 巴东叙事

1 1 5 9 14 19 24 29 34 40 45 50 55 60

第十六章 一个男人的成长

第十五章 符文木匣

第十四章 暴露底细

第十三章 请符会

第十二章 我来了，你在哪？

第十一章 麒麟胎再现

第十章 遂北斗夺煞冲阵

第九章 青春不老泉

第八章 水源奥秘

第七章 温泉山庄

第六章 绝命毒师

第五章 横空而来的刀光

第四章 睡梦魂牵

第三章 李晴

第二章 误入主题酒吧

第一章 上清古镇

第二十卷 拯救小妖大作战

第三十三章 望月真人清门墙

第三十二章 修罗彼岸花

第三十一章 恐怖的魔，决战

第三十章 肥虫子的逆袭

第二十九章 率能战斗，猴子偷桃

第二十八章 鬼道真解——鬼噬

第二十七章 暴起的人头

第二十六章 大力金刚丸

第二十五章 客门传来的响动

第二十四章 我叫王永发

第二十三章 宫

第二十二章 深夜被捕

第二十一章 狐虎归山

第二十章 同归于池

第十九章 腰间绽放的红光

第十八章 背后捕来的刀子

第十七章 离愁孟婆汤

第十二章 背后传来的目光

第十一章 扬名立万庆功宴

第十一章 文身附灵

第九章 肥虫子再下一城

第八章 文攻

第七章 集训营的坏消息

第六章 同行是冤家

第五章 妈妈与孩子

第四章 吃荤与吃素

第三章 剑名雷罚

第二章 茅晋事务所的那些人

第一章 虎皮猫大人沉眠

第二十一卷 风水咨询公司

第三十六章 邪教秘辛

第三十五章 伏蛟道符，冰雪宫珠

第三十四章 救援来临

第十一章 集训队的那些日子

第十一章 胜者不胜，败者不败

第九章 疯狂插班生

第八章 倔强的插班生

第七章 友谊对抗赛，开始

第六章 传功法螺

第五章 再跑二十里

第四章 喂，我来了

第三章 遭遇坏葛

第二章 慧明和尚的下马威

第一章 新伙伴，旧日仇

第二十二卷 强者之路，自强不息

第十六章 祝你一路顺风

第十五章 鸡血大破猿尸降

第十四章 叔叔报仇的怪儿

第十三章 人的名，树的影

第二章 见血封喉，潜伏中的福祸

第一章 密林埋伏

第二十三卷 生死试炼

第十四章 临战

第十三章 走后门

第十二章 初步考核

370 375 380 385 385 390



第十九卷 巴东叙事

第二十五章 房门关，杂毛小道清门户

在听到杂毛小道带着愤恨朝我责骂时，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那一瞬间的感情，我在那一刻感觉一切都轻松了。虽然当时的情形并没有半分的好转，一道黑气正朝我喷薄而来。然而我却丝毫畏惧都没有，双手结“不动明王印”，然后前拍迎击。

在此之前，一根飞掠而来的木棍插在我面前两米处的草地上，晃晃悠悠，将这股冰寒阴森的黑气给阻挡在了前面。

木棍以投枪的形式，四十五度角插入泥土中，尾端不断地颤抖着，如龙黑气，在这抖动中消逝。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桃木避邪，始起于“神荼”、“郁垒”二位大神，之后流传不绝。自古以来，道家方士大都以此捉鬼降妖，而能够应雷劫而存芯的桃树精木，自然不怯这邪气充溢的黑气。枪声不断响起，我抬头看，只见周林颇为狼狈地扭头便跑，以“之”字形的方式闪避子弹，飞快地越过草地，越过周边低矮的果树藤架，冲进了木屋之中。

一个黑色的身影从我身边“刷”地一下，擦肩而过，然后拔起地上的木棍，冲上前去——是杂毛小道。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三叔是老萧最亲近和敬重的家人，而周林则是他的大表弟，面对这样的背叛，他的心中除了怒火，还是怒火。虽然理智上我们都认为这件事情，跟周林从耶朗祭殿中私带出来的那东西有关，但是每次谈及此事，杂毛小道莫不是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周林斩于剑下，以消心头之恨。

更何况，连德高望重的萧老爷子，都对这个叛出师门的家伙下了追杀令。

中国人对这种忘恩负义、两面三刀的小人，向来都是厌恶之极的。在老一辈江湖人的心里，弑师这种行为，简直要下第十九层地狱——如果有十九层的话！所以，杂毛小道连跟我寒暄的功夫都没有，直接朝那个木屋奔去。我往后面望去，在密林边缘，出现了万三爷等万家一伙人和赵中华，而万勇和万朝新则已经冲到了近前，举枪瞄准呢。

想到周林变得如此厉害，我担心杂毛小道吃大亏，连忙爬起来，朝着前面疾奔的杂毛小道边跑边招呼，说那狗日的很厉害，你可得小心一点。

杂毛小道不管不顾，扬手表示知晓。我见他如此激动，放心不下，于是奋力追去。

朵朵和肥虫子自然跟在我的身边。

很快，我如同旋风一般又返回了木屋前面，看到刚才还如同二愣子一般的杂毛小道，正冷静地围绕着这栋不大的木屋，左右打量着，并不急于冲上前去将门破开。等我赶到的时候，杂毛小道回望着我，严肃地问小毒物，你进过这间木屋没有？

我点头，说刚刚从这里面出来的。

“屋子里有古怪，讲一讲你看到了什么？”杂毛小道走到房子的边角，然后打量后门的空地，防止周林从另外一边跑掉。我说确实有古怪，厨房有一个小过道，上面像挂腊肠一样挂了十几具无头尸体，腊制得油腻，里面全部都是古怪的香料，闻着发酸发涩；墙角还把人头堆得整整齐齐。而且，李汤成已经被这家伙给弄死了，内脏掏出，尸体用钩子挂在厨房中放血……

杂毛小道抿着嘴，说还有吗？

我说有，里面还供奉着一尊大黑天的木雕神像，跟邪灵教的基本一致。

他冷笑，说果然。我说你看出来什么东西来了？他说邪灵教之所以人人喊打，除了因为宣传世界末日，非法获取信徒财物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沿袭了很多单一神教中被摒弃的邪恶术法，以人类的生命为代价，用恐惧、害怕、痛苦、怨毒等负面情绪为引子，使用活人或者死人来提升核心成员的实力，比如湾浩广场，比如缅甸萨库朗基地的那些人彘，都是如此。这已经是入了魔，泯灭了人性，所以才会遭到所有人的共同抵制。



我说周林已经入了邪灵教，并且进入了核心层？

杂毛小道摇头，说周林并不一定入了邪灵教，他的身上，或许有着更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不过，这都是小事儿。今天将这个狗日的给杀了，任他有天大的背景，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所以，今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我紧了紧湿漉漉的刀把，说这家伙今非昔比，厉害得紧，所以还是要算上我的。

杂毛小道看了我一眼，说那是，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我们左道二人组，向来都是同进退的。

见他这么说，我心中高兴：所谓“左道”，自然是我陆左排第一，杂毛小道排第二，嘿嘿，嘿嘿……

我心中正乐，万三爷等人已经赶到近前，一声招呼，赵中华和万勇跑到后门守住，万三爷居中策应，万超新则退开一些，用枪警戒，万朝东和刚刚被营救出来的万朝安则离开得更远一些，在田垄旁边戒备。突击的依然还是我和杂毛小道，我们缓步上前，站在门口，低声轻数：“一、二……三！”

“三”字一出口，杂毛小道将手中的桃木棍猛然往前一捅。

那木门里面紧锁住，并没有开启，不过我随后就是一大脚，重重地踹在了那木门上面。一道清脆的响声出现，木头门栓让我踢断了，大门洞开。为了防止被暗算，一脚踢出之后，我立刻朝下躲闪，然而屋子里并没有人，空荡荡的，跟我之前进去的场景，一模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

之前闪入其中的周林，并没有在里面埋伏我们，只是与之前相比，这个房间更加阴寒了。

这个木屋不大，总共有三个房间，我们所在的这一间是最大的，在西边有一扇小门，还有一扇门通往灶房。不在这房间，那么……杂毛小道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走灶房。我想也是，灶房那里布置十分邪异，只怕另有机关，周林要躲藏埋伏，说不定就在那里。我因为来过一次，对地形熟悉，于是抢步上前，防备着把厨房的门给推开。

依然没有看到周林的影子，我将木门一直推到墙，与倒吊着的李汤成紧紧相挨。

我回过头，万三爷站在大门口，帮我们盯着另一道小门。

我提着刀子走进去，打量着地上有可能留下的痕迹，灶房里光线不足，

有些昏暗，金蚕蛊和朵朵左右将我护住，防止突然出现的袭击。杂毛小道提着显得略长的雷击桃木棍，回望着倒吊着的李汤成，叹了一口气，说：“自私和不信任，使得他最终送了性命，可惜了……”

“你难道不认为，他的死，跟我们的不挽留，有着很大的关系吗？”

我一边说话，一边用手中的刀子挑开锅上面的木盖，里面有几个温热的红薯、一盘生肉和两只人耳朵，而这耳朵的主人，应该就是李汤成。我不由得发散联想：难道周林吃的东西，便是这些腊制的人肉？倘若是，那周林可就是一个真正的恶魔了。

杂毛小道提着木棍在房间里搜寻着，听到我的话哈哈笑，说：“小毒物，我们是成年人了，而他们也是。要为后果负责的，只有他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这便是因果。倘若你存在这样的想法，只会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愧疚一辈子，而且还没完没了。人若不能够洒脱自在，做该做的事，只怕这一辈子，都难以找到存在的真谛——这一点，你应该跟万三爷，好好学一学。”

说话间，他已经走到了那一堆硝制过的人头前面，蹲下来，看着这些死去的男男女女，皱起眉头，伸出鼻子去闻了一闻。

我笑话他，说你当是香水啊？你能够闻出啥来？

我伸出刀子，去拨动最旁边那个人头，想看看后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杂毛小道的脸色陡然一变，伸手阻拦，说别碰。可是这哪儿来得及，我这手痒的一触碰，将边上的这个死人头给碰倒，骨碌一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仿佛有线牵连一般，堆得整齐的人头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溃散，滚得一地都是。我和杂毛小道身体僵直，看着这些滚动的人头，有一种诡异的气氛出现。

“小毒物，你这个屌毛，手痒了是吧……”杂毛小道忍不住抱怨。我耸耸肩，表示很无辜。

终于，这些人头停止了滚动，错落有致地停留在了灶房的各处。

也就是在这一刻，灶房的门突然“吱呀……”一声，缓缓地关上了，留下了门背后倒吊着的李汤成在生锈的铁索下面，不断晃动着，房顶的灰尘，簌簌掉落下来。我忍不住去看李汤成布满鲜血、没有耳朵，显得有些诡异的头。他本来是背对着我们的，一番摇晃之后，脸朝向了我们。

突然，他睁开了眼睛，露出一双白色的眸子来。

啊——



第二十六章 大鸿庐，周林惨遭棍碎蛋

你们能够想象一个腹中内脏被掏得空空如也的人，突然睁开眼睛，用一种平淡的目光，注视着你吗？

我也不可能，但是我却亲眼目睹。李汤成，这个和我们算不上是朋友的熟人，在死去了不知道多久，像一根腊肠一样被倒吊着的男人，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我和杂毛小道。他的脸上依然保持着临死前的那种痛苦和绝望的扭曲，然而嘴角上的肌肉却在往上翘，流露出一种怪异的不和谐。

接着，他倒垂的身体自腰这一部分折起来，双手抓住了勾住腹腔的铁钩子，一用劲儿，就摆脱了铁钩的挂扯，然后翻转了下来，稳稳站立。

他右手一拉扯，房梁上那一大串铁索链就掉落下来，摔在地上。

李汤成将浸润了自己鲜血的巨大铁钩子拿在左手中，右手开始收拢另一端的铁索链。那铁链子在地上缓慢地拖动着，发出了一声又一声奇怪的音响，哗啦、哗啦……如此这般死人复活的场面，我和杂毛小道见了也不算少，所以并没有过分惊讶，反倒是这门被关上，堂屋里传来了万三爷的问候声，与这恐怖的寂静相互辉映着，让人心底生寒。

万三爷的声音，在我们的耳朵里，显得是那么地遥远，仿佛几十米外传来一般。

空间隔离？

这灶房并不算大，李汤成距离我们，也不过六七米，隔着一个灶台。当把那铁钩上面的锁链给收好之时，李汤成突然浑身一震，有力量牵引一般，提着那铁钩子朝我们甩来，又重又沉，力量很大。杂毛小道并不惊慌，大喊一声来得正好，伸出那根雷击桃木棍，运用五郎八卦棍法中的“圈”字诀，使劲儿一绞，将那尾端带着锁链的铁钩子给缠住不动。

李汤成见铁钩被绞住，便用力往回拉扯，杂毛小道这边也猛一用力，将那铁索链绷得笔直。两者以这铁索为媒介，开始比较起气力来。

杂毛小道自不必说，打小就有血玉藏身，一牛之力，再经过这些年的融会贯通，一身蛮力远胜常人；然而这不知用何种秘法炮制的死人李汤成，此刻却也不输杂毛小道半分，脸不红气不喘（呃……如果一个死人也能喘气脸色红的话，想来是更加恐怖了），竟然将杂毛小道给生生扯住，动弹不得。

这个时候，便是我陆左华丽上场的时候了，我暗自得意，从怀里掏出震镜，正要跟那人妻镜灵沟通一番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左腿上一阵疼痛，低头一看——我勒个去！

一个女人的头颅附在我的小腿上，正紧紧地咬得正欢呢。

散落各处的人头，但凡正面朝向我们的，居然都睁开了白色的眼睛，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是仇恨，也似乎是欢畅；与此同时，它们的口中，发出了一种如泣如诉的音调，让人心寒。朵朵已经落在了这个黑发长长的大头颅上，奋力地拉扯着这个咬我的人头。

小丫头脸憋得通红，快哭了，哇哇大叫：“不准你强吻陆左哥哥，不准你强吻陆左哥哥，你这个臭女人，起开啦……”

我一阵无语，搞不明白这小鬼头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来不及去顾及奋力较劲儿的杂毛小道和李汤成，我让朵朵闪开一点，然后一刀重重地砍在了这颗人头上面。然而因为悬空不受力，这刀道通过人头的咬合力传递到我的小腿上，疼得我眼睛一红，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急中生智，跪在地上，将这颗头颅一阵好剁，喀喀喀，碎成了好多块，然后伸出左手，一掌拍出，寒劲一发，这头颅中集聚的怨力轰然消散，再无影踪。

当我把那小腿上的人头取下来的时候，发现地上一圈的人头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各自发出怪异的哭泣声。

肥虫子那暗金色的表皮发出一种萤火虫一般的光亮，将我的周围笼罩着，有一种淡淡的威胁之意。

灶房里本来就有些昏暗，而这些人头一散落，骤然散发出来的黑气，让视野更加差劲了。我顾不得小腿上血淋淋的伤口，咬着牙弓身站起来，四处张望，防备着下一个扑来的人头。正在这时，杂毛小道和李汤成用来角力的那铁索链因为铁质太脆，居然节节寸断。



杂毛小道猝不及防之下，朝我跌落而来，将我重重地撞倒在地，两个人滚成了葫芦。

突然一道凛冽的刀光在黑暗中闪现，朝着我们两个袭来。

我正好在上面，察觉到这让人惊悸的一刀之后，想也不想，回手便是一刀。这刀刀对撞，我的手如遭雷轰，顿时一阵酥软发麻，根本就握不住，刀子顺着这力道往旁边飞出去。那刀光与我碰了一记之后，往回收缩，接着再次前递过来，就要直抵我的心口。

也就在此刻，地上那些死人头发疯了一般，如箭一般朝我们呼啸而来。

这些人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两个枭阳的，格外硕大，脸似那房梁上挂着的腊肉，牙齿白森森，狰狞到了极点。

“咄！”一声厉响，却是杂毛小道舌绽春雷，将这恐怖的气氛一举扫空，回荡声不绝于耳。

杂毛小道在第一时间就稳定下来，抓起了地上滚落的雷击桃木棍，抖了一个棍花，朝着突袭而来的周林戳去。一寸长，一寸强。这本来都算不上是武器的桃木棍，在最合适的时刻，被杂毛小道以一个巧妙的角度射出，稳稳地攻中了周林的……下体。

当我的视线落到了杂毛小道棍尖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夹紧了裤裆，忍不住地蛋疼。

这是一种条件反射，但凡是男人都会拥有的一种发自本能的反应。

本以为是一击必杀的周林，被杂毛小道借着我身体的掩护，猛然攻出的一棍捅到下身，这个给人感觉阴森恐怖的男人在那一刻，也和最平凡的普通男人一般，发出了一声精彩绝伦的惨叫：“啊……”这种剧痛让他握不住手中的尖刀，哐啷一声跌落在我面前的不远处。

这刀子，跟猴孩儿用布条包裹在手上的那种尖刀，几乎是一种款式。

脸涨得通红欲滴血的周林第一反应，不是扑上前来复仇，而是捂着裤裆，扭头便朝后门冲去。我站起来想追，那些弹起来的死人头颅已经疯狂缠上了我俩。杂毛小道长棍不好施展，用手配合着攻击，而我则将那震镜祭起，口中高呼着“无量天尊”，一道金光凝而不散，朝着这些人头连着扫了一圈，使其全部跌落在地，不得动弹。

这个时候，李汤成已然冲上前来，张牙舞爪，把杂毛小道扑倒在地。

杂毛小道这一耽搁，腿上手上就被好几个死人头颅给啃到，发出了疯狂的大叫。我忙不迭地催动手中的人妻镜灵，将这几个死人头颅中的怨力给震散，而朵朵和肥虫子也在帮我们对付这帮蝗虫一般的死人头颅。杂毛小道和李汤成互掐着脖子，一个活人跟死人对掐，傻子都知道结果如何了，我左手使镜，右手捡起周林掉落地上的那把尖刀，挽起了一个刀花，对着这李汤成的太阳穴，使劲地捅了一刀。

人的颅骨究竟有多硬？我并不知道，但是这刀尖仅仅前进了一小段，就难以再深入半分。

我看到杂毛小道的脸都被掐得变成了酱紫色，心中那个恨啊，一瞬间就点燃了全身，咬着牙齿使劲一撬，那天灵盖竟然被我生生弄开，大团的脑浆子迸射出来，好些都流进了杂毛小道张开的嘴里去。在这红白相间的液体流出的同时，一股黑色的怨气也从李汤成的脑袋中逃窜出来，往高处飞去，朵朵眼疾手快，伸手将它紧紧捉住，不让其动弹。

杂毛小道死命吐出口中的脑浆子，从乾坤袋中摸索出一张符篆，咬着舌尖，吐出一口血箭，喷在这符篆之上，然后往空中一扔。朵朵知晓厉害，将那团黑色怨气往那符篆丢去，自己却闪在了一旁。

两者相触，一阵幽蓝宁静的火焰冒出来，将那黑色怨气灼烧；我似乎听到了李汤成的哭喊声，十分地难受。几秒钟后，那黑色怨气被全部度化，空中出现了李汤成隐约的影子，他朝着我和杂毛小道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朝着屋顶飘了上去。

人已超度，魂归幽府。

这时，我手中的人妻镜灵开始大发神威，配合着朵朵和肥虫子，将灶房里这些个弹跳不停的死人头颅，悉数清理干净。了结完这些，我们怕守在门后的赵中华和万勇吃亏，连忙冲出去。然而当我们推开门，却没有遇见赵中华，而万勇则趴在地上，生死不知。

我正疑惑着，四处找寻周林的身影，只听到木屋那头传来了万三爷的冷喝声：“想不到堂堂邪灵教神农架大鸿庐的庐主，居然隐居在此处，还暗箭伤人，果真如传说中的一样，是个人啊！”

